

## 『老牦牛』

一个汉族干部文化援藏记



▲西藏牦牛博物馆。



▲亚格博在藏北牧区考察牦牛。本报记者觉果摄

8年前，得知57岁的他辞官重回高原，朋友们的第一反应是：这一天，终于来了！

他们知道，这个鄱阳湖养育的汉族男人，自22岁那年怀着热血和憧憬前往雪域高原，那里就成了他挥洒青春的第二故乡，更成了他塑造灵魂的精神原乡。

那片氧气稀薄却真情浓郁的莽苍大地，那段22岁到37岁最美好的年华，让他对“此生何为”有了独特的领悟和解答。

于是，第一次进藏35年后，他拒绝安享近在眼前的“岁月静好”，果决坚定地再赴“天边”，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文化援藏者——他要建一座“世界独一无二”的博物馆。

“文博达人”单霁翔说：“我当了10年国家文物局局长，见识过很多博物馆的建设，但没有哪个博物馆的筹建过程如此感人。”

他的故事，是信念的故事，梦想的故事，感恩的故事。究其根本，是一个人对一片土地爱得深沉、对生命价值的追寻至真至纯的故事。

“憨厚、忠勇、悲悯、尽命，这是他总结的牦牛品性。其实，这更是他的品性，特别是‘尽命’。他就是一头老牦牛，他把牦牛博物馆当成自己的人生使命。”同亚格博一起跑田野调查的志愿者说。

“他不像领导，他和我们像父亲和孩子。我们特别希望他多当几年馆长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，大家都是这个意思。”博物馆里的讲解员小伙子说。

“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做了最棒的事情。”“民族团结靠的就是这样的东西，这样的人。”他的藏族朋友们说。

亚格博是个怎样的人？

## “人往高处走”

“听说在小小的地球之上，有一片大大的高原。是谁招呼了一声——人往高处走呵！这一群就怎么来了。哦，兄弟！我们一群，是中国最后一代浪漫主义诗人……”

这诗句，出自1976年进藏的作家马丽华。

有统计称，20世纪70年代是和平时期进藏大学生数量最多的年代，而1976年，很可能是其中进藏人数最多的一年。

那一年，亚格博也加入了“人往高处走”的队伍。

这个22岁的江西青年，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，没跟父母商量就报名支援西藏建设。

进藏后，他先被分配在海拔高、条件艰苦的藏北那曲地区嘉黎县，接着，又被调到全县海拔最高、条件最艰苦的麦地卡。

没人引路，公社只给他牵来一匹马。他问：“麦地卡在哪？我不知道啊！”送马的人说：“哦，马知道。”

背着行李卷，亚格博独自“走马上任”，在风雪中走到天黑也没走到目的地。

他怀着冻死在路上的恐惧打马到高处，看见远方有灯光，骑过去，总算找到麦地卡。

援藏16年，从最基层的乡文书干起，亚格博在高原上度过了最炽热的青春，也领教了风雪、扬沙、严寒、饥饿、高原反应和孤独。但最后沉淀在记忆里的，都是厚重的情谊。

“我有幸遇到那么多善良的人们，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，影响了我的一生。”

亚格博永远记得，有一年冬天，他在草原骑行，被寒风吹得浑身僵硬，跌落在顶帐篷边。帐篷里一位阿妈脱下他的靴子，将他冰冷的双脚揣进袍襟，用体温为他暖脚，才免于被截肢。“我从没在哪本书里读到过这样真实的崇高。”

和亚格博同年进藏的大学生李泉昌，一个风风火火的小个子，为确保工程所需木料顺利运达，自告奋勇去探路。不料，车从200米高的悬崖摔进了怒江……

李泉昌的棺盖，是亚格博亲手合上的。“2006年，是我们进藏30周年。我从北京赶回那曲，在烈士陵园里大哭了一场，哇哇大哭。”

还有牦牛。1977年冬，亚格博一行被暴雪困在零下30摄氏度的阿伊拉雪山，饥寒交迫中撑了5天4夜。嘉黎县委得知消息，连夜动员各家各户烙饼子送去救援。救援车开到中途陷住，换成马队，马走到雪深处又陷住，换了牦牛。

“我们几近绝望时，看到天际出现一片黑点，知道县里的救兵到了。被困的人们捧着饼子，看着在雪地喘着粗气的牦牛，很多人都哭了。是牦牛救了我们的命。”

多年后，亚格博讲起这个故事。他创建牦牛博物馆的“执念”，正是源于这个雪夜。

## “藏北有文化”

其实，亚格博选择文化援藏，起点也是这段藏北岁月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是一个崇尚读书的年代。远

在藏北高原的援藏青年“亚格博”们，同样热爱读书。“高原生活是孤寂的，那时还不太会藏语，有时好多天找不到人交流，只有读书。”

亚格博工作的地方，从县城出发，骑马要走三天。每月发工资，县里会派人骑马送到乡里。他委托送工资的人，只要新华书店有新来的书，都买一本带过来。

阅读之后就是写作。写小说、写诗，亚格博成了一名标准的文艺青年。

在西藏，素有“藏北没文化”的说法。1984年起，亚格博历任那曲地区文化局副局长、局长。在“没文化”的地区当文化局长，他不服气，一心想撕掉这个标签。

盖群艺馆，建影剧院，办那曲史上第一个摄影展，拍藏北史上第一部电影，提着一台录音机、两箱大号电池请拉萨民间艺人录制格萨尔史诗，培养西藏本土文艺人才……

“没文化”的那曲，渐渐成为西藏文化氛围最热的地区和文艺爱好者的本营。亚格博接待过很多很多远方来客，当中有久负盛名的老诗人蔡其娇，也有未来的先锋作家马原，先锋戏剧先驱牟森，《流浪北京》导演吴文光……

1985年，亚格博带领当地文化局治穷致富工作组到双湖县察桑乡驻乡。双湖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县，曾是人迹罕至的无人区。工作组在那里一驻3个多月，终日面对的是无边的空旷和寂寥。

日后随亚格博建博物馆的尼玛次仁，那时刚20岁。他记得，在双湖的那些寂寞长夜，其他人点着蜡烛喝酒聊天，亚格博独自在一旁读书，还用单卡录音机放《命运交响曲》。他读书用的蜡烛，滴出的“烛塔”有一米多高。

“他帮过许多藏族朋友，比如第一个获鲁迅文学奖的藏族作家加央西热。”《西藏人文地理》主编嘉措回忆，加央当时连完整句子都写不好，但对文学充满热情。亚格博鼓励他学习，指导他写作，还把他调到文化局，让他从事文艺创作。

1985年，马原打算应聘拉萨饭店总经理，亚格博听到消息，连夜颠簸数百公里赶到拉萨，只为讲一句话：“中国最不缺的就是总经理。你马原去做了总经理，中国就少了一个好的小说家。”

## “追梦回高原”

和西藏的情谊扎了根，发了芽，就再没一天停止生长。

1991年，亚格博被调至北京市委宣传部，之后20年，他从普通干部做到北京市委副书记，随后出任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。

工作越来越忙，但他从未与高原中断联系，每年都要回西藏一趟。他也会在北京招待众多西藏来客，人们戏称他家是“西藏第二招待所”。

2008年，亚格博的老部下次仁拉达因病去世。次仁拉达的女儿桑旦拉卓，成了亚格博的藏族女儿、藏文老师和他那座博物馆的“创馆”馆员。“他对我像对亲女儿一样，是我的第二个父亲。”桑旦拉卓说。

亚格博爱他的西藏朋友们，也被他们所爱。在离开高原的日子，他始终惦记西藏，促成了许多西藏题材书籍的出版。但是，他总觉得自己做还不够。

跟朋友闲聊时，他说自己将来一定会为西藏做一件事，但不是出书——那不足以表达他对西藏的感情。

亚格博当年在北京的办公室，挂着他在西藏下乡时跟次仁拉达、尼玛次仁等人的合影。还有1985年他用傻瓜相机拍下的牦牛干尸，那是一头耗尽气力，倒在驮运路上的驮牛，它的头颅和双角至死都朝着前进的方向。

忙碌之余，这个北京干部会对着旧照片怀念高原大地。在夜里，他常梦见雪山和草原。“我热爱西藏的土地和人民，我总觉得自己不该是高原的过客，我的后半生应该会与西藏联系在一起。”

2010年冬，亚格博做了一个梦，梦中的电脑

屏幕上，“牦牛”与“博物馆”两个词像动画一样拼在一块儿，变成了“牦牛博物馆”。

梦醒后的一个月，像怀揣不可泄露的天机，他压抑着激动，熬夜查资料，做PPT，一点点完善“牦牛博物馆”的创意。

他发现，全世界92%的牦牛生活在中国，其分布与藏族族群分布基本一致。约3500年至4500年前，青藏高原上的人们将野牦牛驯养，从此，藏族驯养了牦牛，又被牦牛养育。

有人说：“没有牦牛就没有藏族。”藏文教科书上也有这样的谚语：“凡是有藏族的地方就有牦牛。”

亚格博希望能通过牦牛这一载体，呈现其所承载的西藏历史和文化，最终形成一个西藏文化符号。

回高原的时候到了！2011年，离开西藏整整20年后，他向北京市委提出辞职，申请返藏实现他的创意。

虽然那时他已经57岁，从没过博物馆工作，辞去领导职务后，只有一个PPT。

## “生死1厘米”

“从侧面端详着他那张坚毅的脸。”

1986年，马丽华在《中国青年》杂志上，以这样的开篇，写亚格博和他的援藏战友们在高原上的奉献与牺牲。

30多年后，在亚格博拉萨的家里，挂着一幅画家朋友为他创作的画像。画中的他，轮廓更刚毅，双耳下长出了一对牛角。

说不清这是怎样的巧合，仿佛他这人有牛的脾气、牛的坚毅，还将与牛结下不解之缘。

2011年，亚格博提出辞职时，几位北京市领导听了他的博物馆设想，认为可以丰富北京对口援藏工作的内涵。市委决定，将牦牛博物馆纳入援藏工程，这让本来想“化缘筹资”建馆的亚格博分外惊喜。

那年6月7日，亚格博踏上了二度进藏的旅程。此时的他如西行的玄奘，知道要去哪、要做什么，但并不清楚将走多远的路，经历多少“难”。

在拉萨河畔的仙足岛，亚格博租了房子作住所及临时办公室。他每天不停地拜访和接待各界人士，一遍遍播放他的PPT，宣讲创意，寻求支持。

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亚格博离京前，听他介绍牦牛博物馆的设想，认为要能做成，将是一家“国内填补空白、世界独一无二”的博物馆，当即表示一个月内会去拉萨看他。

“我一个月内如约到了拉萨，我很替他着急。他当时什么都没有，一件藏品、一寸建筑都没有，只有两个藏族青年当临时志愿者。”单霁翔自告奋勇，成了第3号志愿者。

单霁翔有理由为亚格博着急。虽然博物馆资金有了着落，但具体的建设工作，每推进一步都太难。

亚格博像是回到了30多年前，那个孤独骑行找寻麦地卡的雪夜。

2011年9月7日，返藏满3个月那天，一心想着“馆事”的亚格博，去超市买东西，恍惚间一头撞碎玻璃门，被紧急送往医院。

被玻璃切破鼻尖，医生说伤口再往上1厘米，他可能就牺牲了！亚格博却只希望伤口千万别感染，如果感染，他就不得不离开西藏回北京治疗，牦牛博物馆八成就黄了。

这次事故引起了北京市和拉萨市领导的关注。在领导过问下，牦牛博物馆筹备办公室挂牌，北京市又给亚格博加挂援藏指挥部副总指挥头衔，方便他开展工作。

工作人员也陆续到位：微博上招来的志愿者、地方借调的工作人员、养女桑旦拉卓、曾在西藏工作过的龙冬……

老部下尼玛次仁当时在拉萨建材市场销售地板。亚格博一召唤，他关了店，丢下能赚钱的生意，成为牦牛博物馆的专职志愿者。

北京电视台的援藏记者王健，看着“怪老头”亚格博在拉萨寒冷的冬天出门办事全靠走，实在看不下去，决定帮他跑腿。单位援藏任务结束后，他又申请多留了几个月。

## “寻牛六万里”

建博物馆，文物是关键。

为搜集文物，2012年起，亚格博带着志愿者，开着一辆借来的越野车，开始对牦牛产区做田野调查，总行程长达6万里。

旅途里最宝贵的收获，是他们这些要做“牦牛博物馆”的人，得到了最懂牦牛的藏族牧民的理解。

藏文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“博物馆”概念，亚格博跟人解释，他要建的是个“亚颇章”，即“牦牛的宫殿”，这迅速赢得牧民们的心。

申扎县的牧民日诺听说消息后，带着一家8口忙活几个月，织成一顶牦牛毛帐篷，让儿子坐了3天车，送往拉萨。这种帐篷冬暖夏凉，价格不菲，日诺却分文不取，“你一个汉族人，为我们建牦牛宫殿，我怎么能够要你钱呢？”这是牦牛博物馆获赠的第一件藏品。

比如县的才崩，在亚格博一行离开后，成了“亚颇章”的义务宣传员。他搜集自家和其他牧民家里与牦牛有关的物件，像学者一样细致记录每件东西的来历，又一一编号，装满皮卡车拉往拉萨。他也分文不取，连汽油钱也不肯收。

加查县爱牦牛成痴的牧民曲扎，一直自发做保护牦牛的事。“捐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这份心。”在给亚格博的信里，曲扎写道：“我们都热爱西藏文化，我们是兄弟。”

一件件珍贵的馈赠，一份份沉甸甸的情谊。

到2013年，亚格博已为牦牛博物馆征集到2000多件藏品。其中，群众捐赠高达40%以上。这在国有博物馆中几乎绝无仅有。

2014年5月18日，历经3年艰辛筹建，西藏牦牛博物馆终于开馆。

“那天是国际博物馆日，各地活动的请柬像雪片似的飞到我的办公桌上，但我哪儿也不去，我要去拉萨，参加西藏牦牛博物馆的开馆仪式。”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回忆。

“那些从没进过博物馆的藏族群众，居然能把自己家里珍藏的物品义无反顾地捐赠出来，这样一个博物馆的确成了人民的精神家园。我知道这个过程中他有多么艰难，做了多少工作，我觉得，是他对博物馆的理解、对西藏文化的理解、对西藏那片土地的爱，使他做成了一番事业。”单霁翔感慨。

## “填补了空白”

“西藏牦牛博物馆——”

亚格博的诵读声有些沙哑，孩子们的跟读声清脆而高亢。一遍藏语，一遍汉语，一遍英语，沙哑与清脆的一声声“西藏牦牛博物馆”在大厅上空交织回荡。

这是5月末的一天，一家公益机构要将这群来自藏北双湖县牧区、面颊黑红的小学生一路带往北京游览。牦牛博物馆被选为他们路过拉萨的第一站。

活动组织者范丽说：“这些孩子都是第一次走出藏北牧区，第一次到拉萨。他们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了解几乎是零，牦牛博物馆填补了空白。”

亚格博喜欢在牦牛博物馆里看到孩子，他从中感受着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传承。尤其当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淡出藏族人的生活，他希望孩子们能在这里看到前人真实的日常，看到他们的智慧、勇气和创造。

牦牛博物馆的书记琼珍告诉我们，牦牛博物馆开馆5年，参观者累计已达数十万人次，成为人们了解西藏的窗口。

所有参观者中，亚格博尤其看重藏族民众的评价。他认为，成为当地人民的精神家园，才是一家地方博物馆的最高荣誉。

“草原上没有牦牛，就像夜空中没有星星。”藏族民歌手扎西尼玛聊起参观牦牛博物馆的感受。“以前逛博物馆，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，不太爱去，到牦牛博物馆，我脑子里一下涌出很多回忆。那些黑帐篷、牛粪堆、耕地，所有一切都正正经八百是藏人的生活。”

(下转14版)

本报记者方立新、王朝晖、王京雪、晓强玲

“不要写我，多写牦牛博物馆和西藏的人吧。”吴雨初一再推辞，推了好几年，终于在拉萨的傍晚里妥协，同意接受采访。

“如果一定要写，少写我的本名，就叫我亚格博。”

亚格博，藏语是“老牦牛”的意思。起初，这是在拉萨八廓街上叫起来的名字。

2011年之后的那几年，八廓街上的古董商们，天天都能见到这个穿戴藏装、戴毡帽、背双肩包的怪老头。他不买铜佛唐卡，不买蜜蜡珊瑚，只收跟牦牛有关的“破烂儿”，说要为牦牛建博物馆。

在古董商们的笑谈间，北京的“吴雨初”变成了西藏的“亚格博”。

亚格博是个什么样的人？

在拉萨，我们向许多人打听，得到的回答是另一个问题，比如：“这个时代，怎么还有这样的人，放弃在北京优渥的工作和生活，拼死为藏族和牦牛做一件事？”

我们还听到这样一些描述——